

●银龄乐读●

轮椅上的“鸿雁”

□忽 艳

指尖划过手机屏幕,无意间触碰到那个沉寂许久的对话框。熟悉的“鸿雁老师”四个字,像把钥匙,轻轻转动,便打开了记忆深处那扇门。今年二月的春风,吹走了那个永远活跃在群里的身影,却吹不散她留下的炽热温度。语音条里她那亲切、温暖的声音缓慢而清晰地流淌出来,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些被朗读声浸润的日子。

自加入朗读者群的那天起,就见鸿雁老师如同一位不知疲倦的园丁,每日清晨,当晨光还未完全漫进窗户,她的提醒便准时在群里响起:“今天的朗读范文已发上来,大家别忘记提交作业啊!”深夜,当城市渐入梦乡,她和班委们的点评仍在群里闪烁,一字一句,满是用心与诚恳。群里的工 作没有分毫报酬,班委们因各种原因,频繁更换行走马灯一般,唯有她,犹如定海神针,始终坚守在群里。

初入群时,我只是个默默交作业的新人。没想到几天后,我的朗读作业被一双敏锐的耳朵捕捉到。她主动添加我的微信,言辞间满是真诚:“愿不愿意一起录制一篇合诵作品?我觉得你的普通话基础不错,声音很有感染力。”这份突如其来的信任,让我既惊喜又感动。那些日子,我们反

●生活札记●

石楠花的「隐喻」

□樊树林

若不是亲身所闻,我很难想象世界上竟有如此矛盾的存在——那些清新艳丽、堪称颜值顶流的白色花簇,竟裹挟着令人掩鼻的浓烈气息。这般矛盾的生命形态倔强地挺立在暮春的街头,将视觉的惊艳与嗅觉的冲击糅合成哲学命题,颠覆着人们对美好的单一想象。

海腥气、杏仁味、腐乳“香”……种种难以名状的气息在空气中发酵,夹杂在一起,勾兑成无法形容的“臭”味。混合成独特的嗅觉标识,它就是每年在这个暮春时节都要登上热搜的花儿——石楠花。

“臭”名远扬的石楠花,估计很多人面对它时思维都会有点分裂。看路旁那朵朵紧挨、密密匝匝的白色花簇,像绣球一样铺展在绿叶之上,热烈奔放,恣肆疯狂,像下了一场大雪,精美细致又窈窕丰满,美极艳极。即便如此,“知楠而退”“强人所楠”的嘲讽也是层出不穷。不难理解,毕竟它不像春风中的桃李那样芬芳四野,不如“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牡丹那样雍容华贵——它就是它,在风来雨去的人世间站立成了属于自己的“隐喻”。

世上没有不生杂草的花园,月亮的脸上也有雀斑。臭到无法形容,并非“花中第一流”的石楠为何要种在街头?存在就具有合理性,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皮实,耐荫耐旱,即使在较为苛刻的环境里也能茁壮成长;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观赏价值,四季常绿的它能为城市催生诗意;因为它能吸附环境中的有害气体和粉尘,起到净化空气和降噪除尘的作用;因为它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具有很强的药用价值……而且,石楠在传统文化里还象征着爱情,相传唐玄宗在杨贵妃去世后,有一天在寺庙里看到了盛开的石楠花,洁白秀丽又端庄整齐,唐玄宗就想起杨贵妃,因为贵妃生前梳洗的地方叫端正楼,于是唐玄宗便把石楠称之为“端正树”。更重要的是,石楠花无毒,花期大概15至20天,宽容一下它的“臭”脾气又何妨呢?

只是花开的味道有些特别,便不招待见。但石楠花依然在春光里绽放,一圈一圈增长着年轮,这无不让人钦佩石楠花那颗勇敢坚韧的心,这和古今中外那些特立独行、敢于发声、主张正义的思想者可以说别无二致吧。“若为石楠,定要不畏人言,坦然花开;若为赏花人,也当有兼爱百花的情怀……”几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的话,每到这样的暮春时节总会在脑海里出现。是的,花和人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但都绝非“圣贤之物”,自身都会带有一些缺陷,不过是大与小而已,这也构成了哲学上的“残缺之美”

古希腊雕像“断臂的维纳斯”令人叹为观止缘于此,李商隐笔下的“留得枯荷听雨声”孤寂与宁静意境也缘于此——从哲学和美学回归我们交往本身,我们要欣赏别人的优点,更要接纳别人的缺陷,如果对对方的缺陷锱铢必较、耿耿于怀,又怎能抱团取暖、心心相印呢? 社会交往如此,人才的选拔使用上更如此。如果不能“扬人之长,避人之短”,即便“千金买马骨”也不会让人才纷至沓来吧!

从出生就背负着“骂名”的石楠花承载了许多的“隐喻”,关乎花,关联人,更关系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桑梓留痕●

传灯记

□肖培欢

老宅的天井积着昨夜的雨水,倒映出了神龛前将灭未灭的长明灯。檀香案上摆着盏未完工的琉璃灯,灯骨上金漆勾的缠枝莲才画到半途,像条断在时光里的河。

“阿妹回来得正好。”三叔公叩了叩铜烟锅,青灰簌簌落在靛蓝大襟衫上,“正月廿四要办灯会,你爸应承的十二盏走马灯……”

檐角风铃突然叮咚作响。二十年前的光景忽在眼前流转:父亲总在冬至后开始扎灯架,我偷拿篾条编蚱蜢,总被他用潮剧念白训斥:“小娘子,莫动我营生。”那时他手背尚未爬上蜈蚣似的烫疤,灯纱上画的还是《陈三五娘》的荔枝盟。

红泥炉上的砂铫子突然长啸,惊散往事。三叔公斟了轮蜜兰香,茶烟里浮出位穿香云纱的老者。“这是蔡师傅,潮州最后会打琉璃灯的。”老人枯枝似的手指抚过灯架,“你爸跟我讨教三个月,要让老手艺在灯会上亮起来。”

我跟着蔡师傅穿过晨雾中的牌坊街。开元寺前的灯笼铺正在蒸竹箴,水汽裹着桐油香漫过青石板。老师傅突然驻足,望着一对母女在橱窗前争执。穿汉服的姑娘举着LED莲花灯:“这多亮堂!”母亲攥紧手中的竹骨纱灯:“你阿太当年……”

“这就是你爸非学琉璃灯的缘故。”蔡师傅从锦盒请出盏残灯。七彩琉璃在晨光中流转,灯壁上竟有游鱼逐浪的暗纹,“光绪年间的老物件,当年要灌铅水封糊。现在年轻人嫌繁复,可你爸说,总得留几

●诗韵潮声●

海上游学感怀

□王世福

当邮轮缓缓远离海港,
难抑心潮澎湃神情飞扬。
波澜壮阔的大海啊,
我们放飞了多年的梦想!

无垠的海域碧波荡漾,
湛蓝的天空海燕飞翔。
海岸线渐渐地淡出了视野,
远航的前景海天一色雾茫茫。

遥想明朝“海上丝绸之路”,
郑和率领船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
未曾想到清朝衰败甲午海战异常惨烈,
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悲叹爱国将领邓世昌!

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
中华民族居安思危富国强军挺直脊梁。
“一带一路”开辟了新天地,
领航“人类命运共同体”驶向远方。

我们热爱祖国 的万里海疆,
这是亿万华夏儿女美好的家乡。
祈愿蓝色的海洋永远风平浪静啊,
这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合作共赢的奋斗方向!

●张亦弛

春是朦朦胧胧的夏,
秋是半梦半醒的冬。

我在回忆里,
揉碎星辰与思念。
你的碑铭不是无字天书,
落日投下来的斑驳是我写给我们的诗。
这是你永远读不懂的隐喻,
就像你永远看不到,
在我骨髓中发芽的盈盈绿海。

少年无尽夏,一花一梦长。
此刻融雪从屋檐坠落掌心,
水痕蜿蜒成模糊的掌纹,
才惊觉你的眼瞳,
是春天托寒冬寄来的请柬。
冰碴融化处有细绿的芽顶破皮肤,
如盛夏的野草。

你种的水仙绞死春天,
根须缠成我盎然的棺。
木头的隙里,
苔藓沿着月光偷渡春天。
我看清了盛夏的遗言,
不过是永恒,
皱成一片银杏的薄影。

暮色漫过咖啡沿,
我看见旧时光的碎屑,
在漩涡里沉浮。
未出口的话被风揉皱,
酒成锈蚀的月色。
有些事注定要成为琥珀,
封存着无法校准的时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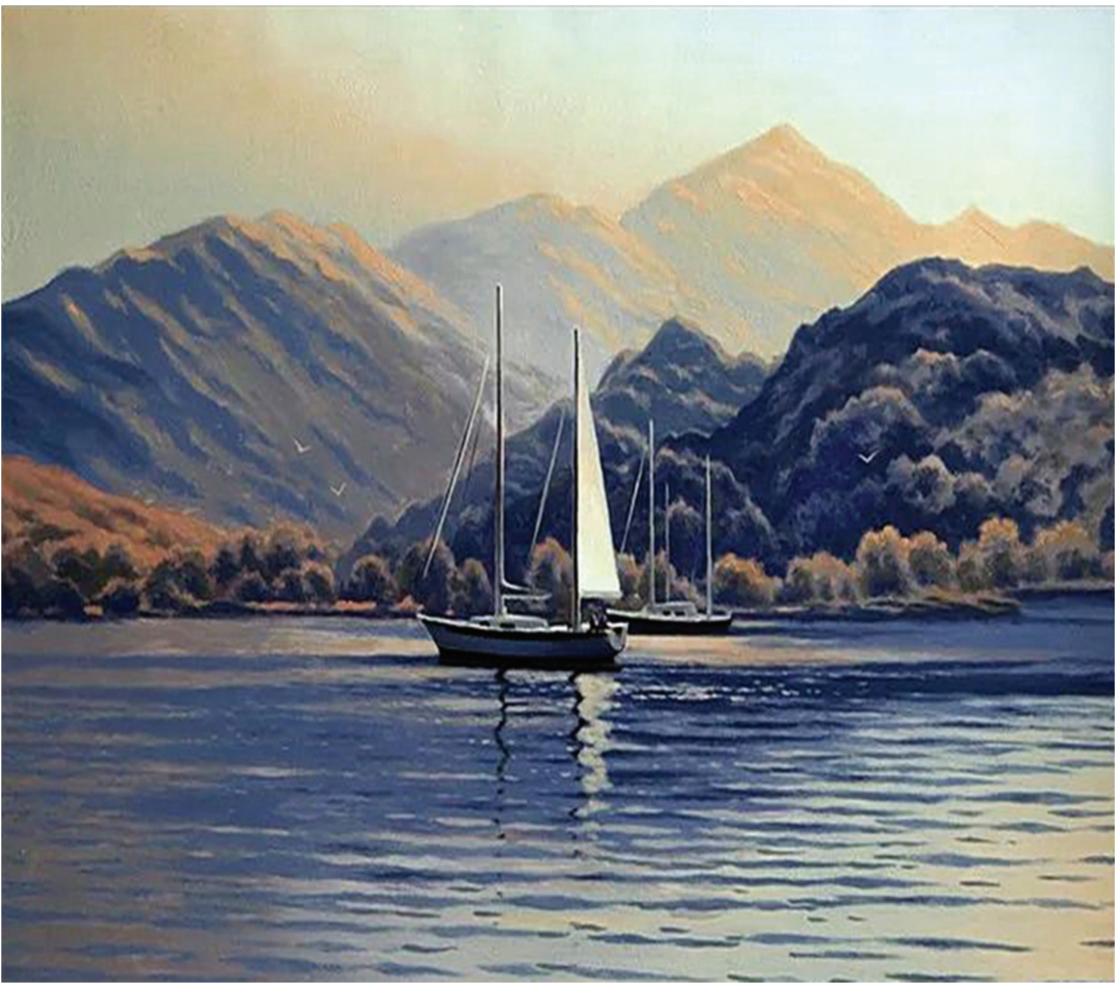
●林海平

晾衣绳把天空切成几何形,
你踮脚时,
一片云卡在晾衣夹里,
像未拆封的远方来信。

铁轨在夕阳里慢慢变软,
成为孩子手中的铅笔线,
轻轻一扯,
就牵动整片晚霞的衣角。

而信箱始终张着饥饿的嘴,
吞咽每个投递员脚步声,
却吐不出,
一枚完整的邮戳。

直到某天我们才发现,
窗台上的灰尘,
正用缓慢的速度,
临摹远方山脉起伏的轮廓。



《温暖的海岸》 徐淑荣/绘

